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八十三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六

元　陳櫟　撰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録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官之事而未及師

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纂疏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先生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説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説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説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冡宰召公以太保兼冡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令遂以三公三少之官

為加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吕氏曰金縢成王初年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公戒王之書也也周官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啟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沒後

有顧命乃王將沒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愚謂周禮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周公尚在深玩周官文意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

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内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纂疏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縣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辱王耳今撫萬邦至莫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随其運轉功成治定歸宗周正治官訓督裁正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乎○愚謂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九服中以内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内五服九州内外四服九州外以内五服并畿内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内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内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纂疏張氏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幾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纂疏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

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迪之也○愚謂王意謂令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纂疏孔氏曰弘大道化○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名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時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之而已而六卿自若也成周實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

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公反不與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愚謂文王時太公已為太師武王時名公已為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弘化以為天地之化固有範圍天地之化可證但下句有亮天地上句似不必又以為天地之化孤之弘化對公之論道且言貳公正是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纂疏呂氏曰三公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三孤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天子所

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調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而相業盡矣○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事莫非治也○愚謂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亦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己職掌如此

纂疏

陳氏大猷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張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習之也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也○愚謂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

纂疏呂氏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謟佞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愚謂宗秩宗之宗伯長也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之治神人蓋以神包祇即三禮也孔註云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此註甚當是宗伯所掌乃三禮與五禮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耳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强不得淩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

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纂疏

呂氏曰自夏命徇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固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也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强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纂疏

陳氏大猷曰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陳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三官周合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

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纂疏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冢宰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有不率則大者加甲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治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纂疏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網中而首非處身外也六卿倡九牧自內而達

之外九牧各率諸侯以應六卿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洽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愚謂周以六卿倡九牧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為治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纂疏

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朝覲巡狩所以振其綱也六年一朝以達其壅時巡至明黜陟以修其廢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于諸侯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矣是制嘗見於虞書復見於此驗

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王氏曰每一歲一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又六年五服兩朝然後王一巡狩殷國也○林氏曰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削地黜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而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兵衛日衆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廸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纂疏 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

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呂氏曰令之大者出於君百司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愚謂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之者純乎公理而私欲淨盡之謂也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須勘破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

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纂疏 孔氏曰臨事而議之以制其出入○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為法○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其荒政均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繁矣○愚謂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當官議事必

能以古制裁酌之庶酌古通今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荊公是也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之師不學則於理不明臨事惟見其煩擾而已學古則議事有所據而不迷不學則莅事無所見而煩擾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

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愚謂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拚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纂疏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德於恭儉則為德以聲音笑貌

為之則偽矣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恭儉出於偽者勞而拙○愚謂期待之説合刋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纂疏

愚謂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祿利與危辱為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

事君其責如此**篹疏**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愚謂以上成王畫一以戒卿士言言精當脁諸篇之佶屈聱牙而讀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篹疏**蘇氏曰三事三公也○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敬爾官治爾政即前欽乃攸司也總言惟在輔君以永安民耳○愚謂上文戒卿士而不及公孤公孤德尊望重不待於戒勑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三公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諸家多以三事為三公惟蔡氏以為即立政三事而不指為三

公立政之作三事三宅也周官之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後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何疑焉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篇夏氏曰必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纂疏封國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康成中庸注君陳周公子○王氏布旦曰觀篇中略無命子繼父職之辭意鄭說非○呂氏曰此篇戒勑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至矣繼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之一循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常如周公之臨其上和順可前卜也此命君陳大吉也故曰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纂疏呂氏曰孝恭即令德之實○眞氏曰孝者必友不友則戚親之心非孝矣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闕於孝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民彞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正其本也○愚謂治洛以化商民為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

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

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薾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纂疏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曰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曰刑發聞惟腥䁠聲穢德之彰聞猶腥穢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曰流芳惡聲曰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苾芬可以為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式時猷訓孜孜無逸所謂懋昭周公之訓即此是也○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

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董氏鼎曰益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天也神也德猶可以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之言與益一意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纂疏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

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

纂疏 呂氏曰廢興非變周公之法也政由俗革謂也

斟酌權量以求其當也○陳氏大猷曰出謀之國人也入謀之左右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

王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良善也顯善之昭著也○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

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濬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眞氏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愚謂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得嘉謀猷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聞善不違使得行之非有德之君不能然也方進言則善在臣能聽言則善在君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其審謀猷以見之施行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然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之有也

葛真之疑殆未為過蓋恐啟導諛之漸云

王曰君陳

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

從容以和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

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寛和之時也然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

纂疏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以和厥中也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継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其大體固當寛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呂解別一本云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當人欲為防制則易廹切無和氣此雖寛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所當導然未言今日待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下文則言犯法者待之又當如此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

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殺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狥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纂疏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狥君而狥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宥纂疏孔氏曰罪可宥以其所闗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雖小三犯不赦唐孔氏曰言三再猶可赦也○愚謂蔡云犯此三者其以在內為姦在外為宄與亂常敗俗為三乎二孔

則謂有姦宄敗亂苟三犯則情罪雖小亦不宥即刑故無小怙終賊刑之意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纂疏　陳氏曰頑不率教者無忿疾之率教者當器之而不可責備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纂疏　林氏曰忍者勉强容者自然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不忍則亡矣何以能濟湯於葛文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内如天地然孰能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陳氏傳良曰習忍可以至容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

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纂疏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修者簡别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别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别之如此然後於中遷其自修而純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也○愚謂修不修皆可簡别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

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纂疏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上不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厚者雖化為薄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呂氏曰東郊之任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康誥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俗薄可知君陳藥其病惟敬典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罔不變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謂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趨化言此人君受福之實也

天保受福之詩亦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愚謂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即從厥攸好也商民之頑原於昧天叙之典惟敬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恭之君陳能之孝父母友兄弟君陳厚於天叙之典久矣敬典在德王蓋即其素履以勉之也德者化商民之本敬又德化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纂疏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

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大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内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托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耳武帝垂歿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沖遭四國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為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

使官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悦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燕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将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大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説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唐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夏氏曰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為何日○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盖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夕之積哉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

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纂疏夏氏曰恐不得誓言嗣續之事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纂疏問麗孔音力馳反施也諸家作附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肄或訓勞或訓習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孔氏曰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愚按奠麗至不違諸說皆不通宜缺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

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

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纂疏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愚案呂解自亂甚當而非幾欠緊切蔡解非幾儘密而自亂未允當蓋云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威儀之

亂乃其著也不待著而後戒也非之幾方微萌於不善而嚮於惡已當戒矣爾臣其毋以釗冒進于非之幾乎威儀之治亂判於念慮之是非自亂威儀由冒進非幾始以如以其君霸之以釗之得失以之者格心之大臣也即夫人之自亂于威儀者為戒其必自無以君冒進于非幾者先之曽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顔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意不相遠其聞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流派於洙泗者歟疾殆疾病危殆也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纂疏唐孔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庭路寢之庭靜以俟終也○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乃能如此得非周召輔導養成其德故死生之際志氣清明如是乎

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明王之學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吕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纂疏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吕伋處取干戈持以統虎賁迎太子桓毛以冢

宰之命而後同於奉迎齊侯以冢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何自萌哉○王氏曰稱子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纂疏 陳氏大猷曰將紀先王遺命於冊書以授嗣王并作授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饗是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纂疏 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薛氏曰士山虞匠人等致材木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名公曰太保命仲桓命作冊度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

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纂疏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

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席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纂疏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牕東戶西戶牖之間即當宁之所西序東嚮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東序西嚮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

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寳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兊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寳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吕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寳者斷可識矣○愚謂寳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此陳世

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言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為瑴圓曰璧鋭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草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草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草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纂疏鄭氏

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内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内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内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内之東自内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内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内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内之東北面對金輅○吕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熒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

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纂疏**孔氏曰側階北下立皆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

○陳氏經曰自設黼座至此典寶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貽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王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纂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疏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蘇氏曰麻

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賔階来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也卿士王朝公卿大夫傳曰鄭武公為平王卿士但陪位無職事各入即所次之位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賔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賔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纂疏蘇氏曰彤裳亦變也彤赤色○董氏曰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

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作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即宗伯或言大宗或言上宗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其一人奉瑁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所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荅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

予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纂疏林氏曰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鄭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座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為奠爵經典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

之福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保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纂疏愚案咤有兩説孔氏以為奠爵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以

咤從口意蘇說是及考字書方知宅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宅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云說文作宅觀此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君咤臣嚌於義何分且與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王荅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荅名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内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柩前其荅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荅其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回護哉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柩前即

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工總己以聽於冢宰尚矣有名公為冢宰以輔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處危疑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内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

路門外則應門之内蓋内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盖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黄馬而朱其鬛以為庭實或曰黄朱若篚厥玄黄之類賔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吴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纂疏夏氏曰敢執土地所有奠之於王庭○愚謂奠如奠鴈之奠

太保暨芮伯咸

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纂疏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繼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張氏曰恤西土以周業基於西土不忘本也○愚謂羑若難强解合缺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令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令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枽名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名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纂疏問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氏曰繼新陟王惟在於敬敬則歷年不敬則墜命此召公平生

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也新王即位元老當以道德進告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来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於新王之前也○一說高祖猶說命言高后謂文王也○愚謂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矣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

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上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

纂疏愚謂王資助於內外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纂疏林氏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先王汝尚相與顧安之顧謂念而不忘則先公之靈安矣○呂氏曰又戒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時位有殊厥若者其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鞠子未離鞠養之稚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

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晋葬晋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纂疏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録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答潘子善 ○康王釋斬衰而服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王氏曰相揖擯相者揖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春秋猶有可攷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内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

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尚有四國淮夷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録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甚甞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名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

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衞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宫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愚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陳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名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名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衞曰率西方諸侯入左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名於既崩之餘翕集於一旬之内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詞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證之朱子之說荅潘時

舉一段未嘗必主蘇氏意可見矣今兩存二說以俟來哲擇焉若必非名公東坡已盡之尚何容喙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纂疏

呂氏曰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别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别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别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纂疏陳氏大猷曰釐雖有辨别分理之意曰保則有也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威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威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

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纂疏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能勤小事大事必勤矣晉語言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苹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是畢公文王時已為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元老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新進若然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

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愚謂臧厥臧即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克畏慕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所謂勸則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

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輯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纂疏

孔氏曰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當識別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表宅里如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郊圻謂邑之境界○王氏曰彰善者則惡者恥其不若是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于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千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

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名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愚謂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遺臭薰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言此數句旌別淑慝綱也表宅里樹風聲使人知善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井疆使人知惡之可畏別慝也不可為癉惡所礙彰善即癉惡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對常之

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纂疏

夏氏曰政與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唐孔氏曰韓襄子言紂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愚謂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

我聞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

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纂疏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所遷多殷世祿之家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纂疏陳氏大猷曰席藉也○陳氏經曰人心難收於已放之時尤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材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説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纂疏

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叅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説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

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斥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愚謂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别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纂疏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則必玩惟不偏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頼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吴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纂疏張氏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此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毖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壊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不終矣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心與道無始中終之殊曰治曰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所能哉商民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公之子孫皆頼於此可見周公化商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公

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辛依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董氏鼎曰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如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何其仁哉○呂

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誥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問君牙冏命等見穆王氣象甚好後来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蔡仲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賛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纂疏張氏曰穆王父昭王南征不復故有蹈虎涉冰之喻然隱諱其事又迂緩其辭不足以感動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衰焉○愚按先王之臣本或作先正孔注亦惟祖父之臣作先王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又案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

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纂疏

張氏曰和民則在我而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强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

則民則和五典敷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

不致其周密若順對荅纂疏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先王成康也○愚謂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即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

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曽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纂疏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隷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

故冊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弑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其不没乎○張氏曰伯冏為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二篇殷勤懇惻得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如陸贄為德宗作奉天詔書而山東父老為之感泣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

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纂疏 陳氏大猷曰聰明言其質之生知齊聖言其德之充極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僕之復逆復王之荅報逆下之敷奏也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呂氏曰文武動容何嘗不中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世主起居漫不加省徒謹於議令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末矣民若邦休豈口舌能辯哉○林氏曰近

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雖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纂疏**問格訓正恐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乃拔本塞源**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

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大御中大夫蓋周禮大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纂疏呂氏曰命一伯冏作大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乎此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昌

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纂疏呂氏曰近習更相表裏多以利合舍才而論貨近習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呂刑亦言貨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然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

之哀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夏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纂疏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録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寛惟處以流鞭扑之寛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

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曽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録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楽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吕後為甫歟作

纂疏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曰他們都不去攷那贖刑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皆是流竄想穆王胡做晩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来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者吕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之生甫及申

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世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荊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司寇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獄故以呂刑名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惟呂命疑有闕文○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司寇以王命作書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耄荒

年老也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年崩無逸皆謂在位之年此從王生年數不與彼同○愚謂王享國百年耄荒如朕在位三十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可證然與土功不同蔡氏釆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龎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

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别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絶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過絶之使無繼世在下國纂疏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為鴟梟之義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若民蚩尤黄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蚩尤强暴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唐孔氏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氏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蘇氏曰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觀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三苗為淫刑之始○張氏曰方並也如方舟之方○愚謂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氏之説皆未敢信吕氏又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苗居一焉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

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淫于劓刵椓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古五刑必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剥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有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為戒乃遵用其刑乎不然必矣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説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

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灾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纂疏 唐孔氏曰羲重之子孫和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者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亡神降于莘即此類也○張氏曰國將亡聽於神苗俗以詛盟為事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亦以五斗米首過以誘人皆是也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揚氏時曰揚雄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非重黎乃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羲和掌日時之官

也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吕氏曰治世神怪不興者只為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所以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愚謂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説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絶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彜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絶之未易行也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然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絶地天通庶其易乎又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謂重即羲黎即和恐未可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吴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吴氏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

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纂疏】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為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荊州山曰荊山川曰江漢是也所以表疆域○呂氏

曰苗既遏絶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遏絶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絶地天通固區别其大分矣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為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茍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愚謂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衷記引德威至惟明而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帝德之威足以起民畏德之明足以使民明威明俱效始命三臣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典所以折絶民入刑之路也刑之輕重各得其中當輕而重

則善者懼當重而輕則惡者玩難使祗德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絶地天褻瀆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以正民心又命禹稷除害興利以厚民生然後始命臯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

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纂疏 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絶於威惟絶於富世治貨賄不行○陳氏曰威者倚法以為虐富者依勢以取貨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者非惟絶止其威亦絶止其富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絶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呂氏曰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于太烝配享無窮矣○夏氏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為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我實我自有以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

官身雖在下而配天其澤克享天心非配享在下乎○董氏鼎曰穆王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孰甚焉○案此一節孔氏以為言堯時典獄者帝世安有鬻獄○呂氏以為穆王戒當時典獄者是訖絶也盡也典獄非惟盡絶有權勢之威者惟盡絶有賂賄之富者敬忌如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無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矣言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配享在下與堯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可怵於威富而不知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心中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司政典獄

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察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人與法俱弊也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帝不蠲而絶厥世古今一律也○愚謂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監虞而

懲苗也庶威奪貨分說以與上文訖威訖富相照應較優不蠲不潔其所為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

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纂疏 蘇氏曰庶以格天命○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惰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陳氏曰爾當以日勤為安不至以不勤為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不勤之為害已多矣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

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王氏炎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愚謂下文有敬逆天命則首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行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迎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之哉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有社者皆在所告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荅以

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纂疏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蘇氏曰罪非己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祚之短長咸寄於此○愚謂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纂疏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

慮有不至必衆聽之○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来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内女謁也貨賄賂也来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纂疏孔氏曰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舊相往来○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五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陳氏曰此之審克恐故出人罪下之審克恐故入人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訟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纂疏夏氏曰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適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案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

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纂

疏陳氏曰載於法曰刑加於人曰辟犯墨辟而情罪可疑者則赦之使贖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做此○夏氏曰每條必閱實其罪恐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也○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輕罪多於前重罪損於舊觀其目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文勝之弊亦可推矣○夏氏曰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或因緣為姦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借差妄亂其辭借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平直乃亂而為曲也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惟詳審者能之○陳氏曰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

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求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借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借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唐孔

氏曰古者金銀銅錢總號為金孔以此為黃鐵舜典金贖則以為黃金盖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鐵或稱黃金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纂疏　張氏曰殺人者死上刑也然有誤殺此適輕也則服

下刑鬬毆不死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此適重也則服上刑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父兄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為重耳膠故以為齊非齊也如上刑服上下刑服下前世刑輕今亦輕前世刑重今亦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為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知倫要則知權變矣○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為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為輕重也○王氏曰欲為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

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中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啟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篹疏蘇氏曰佞折獄服其口不服其心囹圄之中何求不獲因辭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

夫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荅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倿折獄也哀敬哀矜勿喜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中也○孔氏曰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王氏曰以辯窮之彼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耳○吕氏曰理直者屢問無差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從其差而察之不從民口之偽辭乃所以從民心之真情也○陳氏大猷曰從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愚謂非從惟從諸說皆意之合缺○陳氏曰曰庶者見中正之為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為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墨辟至

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

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纂疏

張氏曰官伯官之長也前云配享在下此云作配在下見獄官之重與天配也○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唐孔氏曰左傳襄十二年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禰廟故族為同族姓為異姓獄官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於獄之兩辭○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囊槖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之於人乃性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茍用刑不中而天罰不至則典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

政而在於天下者矣任刑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愚謂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尤受貨而富若可喜計貨為罪永可畏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誥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蘇氏纂疏

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孔氏曰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苗民罔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廸中外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監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干譽欲以為德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缺文○有夏氏曰屬於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處也極乃總要綱領之地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陷於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民犯刑無非惡也而云嘉師刑不祥器也而云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斯知用刑之道矣○愚謂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旨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極為五刑

亦非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此中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冏命吕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既以怵惕惟勵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罔有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儆戒者不免躬自蹈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敬五刑敬之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此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吕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如此哉○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董氏鼎曰穆王命君牙伯冏皆言文武成康獨吕刑無一語及先王意其以贖刑非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謂訓夏贖刑疑本諸此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

哀矜畏懼雖非良法而尚存羡意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録為篇今文古文皆有纂疏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為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惰之意已見於辭命閒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先儒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

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茍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絶望於平王也○愚謂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為念其戍許戍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正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以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申侯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絶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纂疏張氏曰天子同姓謂伯叔父單曰父親之之甚將言己無耆俊之助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

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纂疏

呂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矣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耆俊又乏撥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助而不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君耳慨然有復讎志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無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先祖懷在位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畀畀以

位為樂奄然無氣如此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周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纂疏薛氏曰刑與儀刑文王同文謂文武與詩告于文人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黒黍曰秬釀

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閲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都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戎申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纂疏 張氏曰周之東遷於晉焉依文

侯當如周公留相王室與之圖復國雖而侯其子如伯禽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矣○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其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於此書見之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茍安乃泰然以為足曰歸視師寧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云云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單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所以終於東乎○林氏曰書於呂刑下有文侯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閒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書必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氏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

善以為寶見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乗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桒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録商頌魯頌也

纂疏 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之猶詩録魯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

就封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内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監七百里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中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言征徐戎魯侯蓋承王命以征之也○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吕氏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中外騷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

見於費誓啟伯禽之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遺也○余氏芑舒曰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註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案此則周公已歿矣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與禮記不合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勑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孔氏曰徂茲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纂䟽今往征伐此善敹

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無敵不善敿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纂疏唐孔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皆言甲冑秦以来始云鎧兜鍪古用皮秦以後用鐵鎧鍪皆從金盖用鐵也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為飾備具也每弓百矢五十矢為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纂疏唐孔氏曰牛馬在牿遂以牿名牛馬禮冥氏掌為穽擭擭以捕虎豹穽地為深穽又設機其上防其躍出也穽

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擭以獲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敘皆閉塞之義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纂疏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曰牝牡相誘謂之風○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伍為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無可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令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令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邉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纂疏唐孔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林氏曰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

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蘇氏曰無餘刑刑不遺餘力特不殺而已○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死減死一等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録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崤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取其知悔春秋貶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能廢其言○李氏杞曰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

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謂此篇乃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其能悔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狥已其責人無難惟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狥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附録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纂疏用孔氏曰言盡用順道則多

盤樂○呂氏曰順理而行無非盤樂惟不皆然此憂患所由生也○陳氏大猷曰如言為善最樂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来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来日也 纂疏 夏氏曰若弗云来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髪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黄髪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来之善也 纂疏 孔氏曰執古義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之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纂疏葉氏曰番番如世稱皤然○王氏十朋曰番番與申伯番番同仡仡與崇墉仡仡同○陳氏大猷曰旅膂通脊骨也不違皆中度也王氏炎曰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辭為所奪○愚謂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為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

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如魯隠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下文昧昧我思之諸辭有以尾上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昧昧思之不明故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

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羨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眞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眞實能容非勉强也好善之利澤流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娼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纂疏

愚案此章大學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

安繫於所任一人之
是申繳上二章意

纂疏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呂氏曰誓之終謂邦之不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安亦尚庶幾一人之慶言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愚謂邦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稱有利非如次所稱殆哉本孔注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倒斷呂氏以一人為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侯稱一人非名也魯哀以此取譏穆公必不其然○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天下之讎莫大於弒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為弒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龜山楊氏曰或謂聖人以悔過取秦誓非也書有二誓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

欲其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於焚舟之師知之也斯師何義乎○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與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强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書集傳纂疏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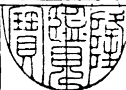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一頁後七行故王命君陳十二頁前二行言君陳有令德刋本陳並訛臣今改

第十六頁後八行反薄歸厚刋本薄訛而據蔡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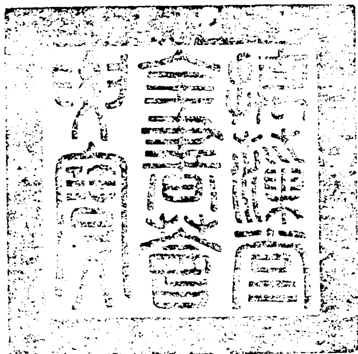
第三十頁後四行獘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刋本政訛証今改

第四十三頁以勸勵其臣下刋本臣訛位今改

第六十六頁前五行竊意周太史所藏刋本竊訛

切令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貢生臣張　健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